

愛情小說

霧水情緣

wu shui qing yuan

下

心魔 著
蘇文藝出版社

我希望能記住我 請不要問為什麼 對於
你 我只是面前一過客 對於我 你是最亮
的星一顆 你是最美的花一朵



霧水 情緣 下

王心麗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雾水情缘

作 者：王心丽

责任编辑：虞善国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南京四达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1/48 印张 10.625 插页 4

字数：270,000 199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300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353-8 / I · 335

定 价：4.20 元（上、下两册）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第十章

兔子

他不是萨特，他是普通人。

“阿兰到城里后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德辉满脸惶惑地垂着头。

“让她住在我宿舍。”

他皱着眉头，过了好一会气乎乎地嘟哝道：“你和阿巴公联合起来玩我。”

“我玩你什么了？我爱你不对？我到乡下来看你不对？”

“你伤害别人了！”他恼怒地说。

“我没有伤害别人，我没有说过非你不嫁，听见没有？我从来都没有说过非你不嫁！”

我实在是为了阿兰好才这么说。德辉的脸色象冰雕一样冷峻苍白。

“我对你没有一点点坏心，对阿兰也没有

坏心，阿兰在乡下能做什么呢，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，还能谈得上什么呢？仅仅为了吃喝生存。”我尽最大的耐心和他说话。

“我就是要她做一个纯洁的女孩，普普通通，温柔可爱。”他握着拳头喃喃地说，好象要和谁打架。

“你自私！”

我第一次发现德辉并不象真正的现代青年那么潇洒，那么豁达。现实中的德辉和我想象中的德辉相差甚远。尽管我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。而我呢，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女性，一个真正的现代女性一定会象昆德拉小说中“萨宾娜”那样地不介意地生活。

“阿兰到城里去，你怎么办呢？”

他生气的时候，他恼怒的时候，他皱着眉头的时候，都是他最不好看的时候。

“我已经准备出国了。”我说。只要我出国他就可以彻底解脱了。

他先是坐着发呆。然后用一手捂住额头。弓着背，一副痛苦欲绝的样子。何苦呢。

“德辉！”

我走到他面前轻轻地抚摩着他白净光滑的前额，抚摩着他那一络令人着迷的波浪形的鬈发。这是我的最佳选择，这样无论对他，对阿兰，还是对我自己都有利。我没有必要去承受这么沉重的生活。本来高高兴兴的事，弄得大

家都不快活了还有什么好。

我吻他，安慰他，就算我和他只有擦肩而过的缘分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我不后悔。

黄花村这个鬼地方太让人心酸，太让人费解。

德辉妈从外面回来，朝窗口张望了一下，我松开了德辉。坐到书桌旁的椅子上。假装看书。

我不喜欢德辉的妈，也不喜欢德辉的爸，翠翠儿长得呆头呆脑，根本就不象德辉的妹妹。他们都有点势利。我看得出来。

他们故意做出对我好的样子。德辉的妈把嘴一撇用手一指说：“阿兰那个疯丫头，骚颠颠的。”如果我不是城里的女孩，如果我不是大学教授的女儿，他们又会怎么讲呢？我从城里颠到了乡下。德辉妈说，德辉他们家四代单传。言下之意：她希望我给她搞出第五代单传来。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文化层次的。

我喜欢黄花村的风景。我不喜欢黄花村的人。我喜欢德辉不喜欢德辉家的人。

总算在乡下熬过了五天。临下乡之前我想象过，我和德辉会有超级亲密的时刻，还担心阿巴公会粘着我们。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多余得可笑。爸爸的话是对的。生活往往和人的愿望南辕北辙。汽车驶过长江大桥的时候，我顿时

感到无比亲切，无比轻松，伴随着音乐，一种无法言喻的解脱感把我席卷而起。我属于现代文明。

德辉坐在我的旁边。仅仅是坐在我旁边而已！上车的时候我想跟阿兰坐在一起，可是阿兰偏偏要跟阿巴公坐在一起。德辉说，阿巴公是冲着阿兰到乡下来的。又说，阿巴公不会爱阿兰一辈子。如果阿兰被阿巴公骗了，他就要报复。第一是我，因为是我引“狼”入室的。第二是阿巴公，第三是阿兰，第四是他自己。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浑身都在发抖。

我转过脸看阿巴公和阿兰。阿巴公瞪圆了眼睛对我吼道：“看什么，看！你，你再看，把，把你那双，熊猫，眼挖，挖掉。”说完，他又老脸皮厚地冲着我一笑。

“下车我们怎么走呀？”我问他。

“你和德辉走，我带阿兰走。”他摆出男子汉大丈夫的神气说。好象德辉跟我是一对，阿兰跟他是一对。

德辉红着脸全象没有听见阿巴公的话。他两眼呆呆地望着前方。我们前面座位上坐着两个中年女人。我前面的那个女人梳着直头发。德辉前面的那个女人烫过的头发灰蒙蒙的象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发套。

汽车进站了，我们把东西从车上拎了下来，阿兰带了好大一个纸箱。

我们四个人呆站在车站前的广场上。太阳从西边厚厚的云层中射出了几道白亮的光芒。我看看德辉、看看阿巴公，看看阿兰，……到处是乱嚷嚷的人流。德辉两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，没表情的眼睛和紧抿的嘴唇显出一副旁观者的样子。阿巴公嘴角挂着微笑盯着阿兰，大大咧咧地两手插着腰。阿兰穿着米黄色的滑雪衫显得有点无精打采。

“怎么走？”我问道。

他们三个人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

“就那么走。”阿巴公眨了眨眼说。

“阿兰住哪儿？”我问。

阿巴公翘了翘大拇指说：“我，我带她，找，找个旅店。”

德辉皱着眉头，一脸犯愁的样子。

“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到学校去？”我问阿兰。

阿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。德辉冷着脸死死地盯着她看。他脸颊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。那天他对我发火的时候就是这种表情。两手还捏着拳头。

“阿兰跟我走。”阿巴公摆出一副大老板的架式拍了拍口袋。“我替你付住宿费。”他咧着嘴朝我做了个鬼脸。

阿兰低着头微蹙着眉。

“到学校去，你睡我的床，我回家住，我

家离学校不远，你住到学校去不要花钱。”我诚心诚意对她说。

“阿兰，你跟兔子去，我可不管你了。”阿巴公嬉皮笑脸地耍赖，“兔子，阿兰工作的事情你管了？你要负责到底。”

“负责到底就负责到底。”

“阿兰，你跟，跟谁走？”阿巴公笑吟吟的问阿兰。他学着老外的模样伸出一个手指勾了勾。

阿兰看了看我。

“阿兰，住到我那里去有什么困难，我可以帮助你。”我又对阿巴公说，“让阿兰住在校园里，我们和她见面，不是很容易吗，能节约钱。何必浪费呢？”

阿巴公固执地说：“我，我还是坚持刚才的意见。”

“阿兰，跟我走好不好？”我尽量说服阿兰。

阿兰总算点了点头。我松了一口气。

一辆出租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。司机把头伸出窗外问我们要不要车？

“多少钱？”我问。阿巴公冲着我挤眼。他嘲笑我开口就问价。

“四个人吗？”司机问。

阿巴公连忙摇手说：“我不坐，他，他们三个人。”

阿兰困惑地看着阿巴公。

“不坐算！”我满头冒火，对德辉说，“把东西拎上车。”

德辉顺从地帮阿兰拎东西，我完全知道他心里是非常希望阿兰住到学校去的。

“三个人二十块。”司机说。

就是三十元、四十元我也认了，到德辉家去我一分钱也没有花。去的车票是阿巴公买的，回来的车票是德辉买的。

德辉和司机坐前面，我和阿兰坐后面。

“去哪儿？”司机问。

“N大学。”我说。

“阿兰，到学校以后，要是同学问你是谁，我就告诉同学，你是德辉的妹妹，好不好？”我小声对阿兰说。

阿兰苦巴巴地看了我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她使劲抿了抿嘴，过了一会儿把脸靠在椅背上哭了。泪水从她又长又黑的睫毛中滚落了下来。德辉转过脸来表情厌恶地瞪了我和阿兰一眼。又把脸背了过去。司机似乎也感到了这种不愉快的气氛。他打开车上的录音机放音乐。车里的气氛并没有因为音乐而变得轻松。一刻钟后，汽车在学校大门口停了下来，德辉抢先把钱塞到司机手里。

我把钱塞给德辉，德辉推开我的手冷冷地说：“我来付。”

他板着脸，帮我们把东西搬到宿舍。我看了看手表对他说：“七点钟在学校大门口见。一起吃小煮面。”

他犹豫，一脸不情愿地表情。好象我欠了他一千块钱。

“我和阿兰先去洗澡。”

德辉无可奈何地把头一歪同意了。

宿舍里有两个女同学在。

“这是德辉的妹妹，阿兰。”我对她们说。

她们打量着阿兰说，“哎呀，德辉的妹妹比德辉还靓，简直象电影明星。”

“兔子，德辉的爸爸妈妈漂亮吗？”

我侧过脸问阿兰：“漂亮吗？”阿兰红着脸笑了笑。她这一笑我的心顿时变轻松了。

我帮阿兰把东西收拾好，然后去浴室洗澡。

离开家才五天，就仿佛离开家很长时间。过去我也有过离开家十天半个月的情况，但从来也没有象这次这样觉得家是一个亲切温暖的小窝。

我到家，爸爸妈妈都很高兴。他们对我既往不咎。

爸爸说：“我们昨天就在等你回来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”

爸爸抓住我的马尾辫说：“怎么会呢？”

我说：“就是嘛，兔子跑得再远总归要回洞的。”

爸爸却风趣地说：“我们兔子会打洞，随便在哪里打个洞进去就是了。”

“德辉妈给了我一块咸肉。”我说，表示我不是空手而归。

“我们家又不是没钱买。”妈又开始说风凉话。

“这个不要钱。”我大声说。

女人老了脾气就会变得古里古怪。不管有文化的女人还是没文化的女人。德辉妈的样子也挺犯嫌。

“既然她给了，不要白不要。”我把咸肉扔在厨房里。

“你到德辉家去买点什么给人家的？”爸爸问我。

我说：“什么也没买。”

“你怎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”爸爸又开始教训人。

“我还没挣钱，下次德辉回家我买东西，给他带回家。”我敷衍道。

他们这些老人真烦。这么无可挑剔地活着非把人累死不可。

“吃过没有？”爸爸说。

“吃过了。”我说。当一个人被人无微不至地关怀的时候也是一种限制。

我开门到自己的小房间去。

“你妈昨天就帮你把被子晒了。你晚上在哪儿吃的？”爸爸没完没了地问。

“在面摊上。”我脱下旅游鞋，换上绒拖鞋。

“你为什么不把德辉带回来吃饭。”

“他妹妹来了。”

“你应该把他们带来，你在他们家又住又吃又带。”爸爸不高兴地说，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嘿。”

“爸，他们家少说是五万元户。”

“德辉他妹妹来干什么？”妈妈有点紧张地问。

“找个老师指导指导，准备考戏剧学院。”

“她能考戏剧学院？”

“能呀。”怎么不能？我最反感妈妈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。

“星期天请他们来吃饭。”爸爸说。

“知道。”

我反锁上门，躺在宽大的床垫上。满心空虚。

我要骂人：“他妈的！”但又不能骂出声来。我是一只钻进风箱的两头受气的兔子。三十六计走为上。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到乡下去了。必须给叔叔和舅舅各写一封信，请他们寄给我担保证书，我必须出国。越快越好。

到乡下去了五天，我的年龄就陡长了五岁。

两节课后我到宿舍去看看阿兰。阿兰坐在床上看一本厚厚的书，她见我走进宿舍勉强对我一笑。

“吃过饭了没有？”我问她。

她“嗯”了一声。忧郁地看着我。

“在哪儿吃的？”我问她。

“就在那儿。”她吱唔道，垂下眼睛。

我昨天给她的那叠饭菜票，还放在桌上。

“你真吃了？”我问她。

她低着头一页一页地翻书。

“德辉来过没有？”我问。

她摇了摇头。

“阿巴公呢？”

她又摇了摇头。

“我们到学校门口去吃肉包子好不好？”我开始扮演救世主。

她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：“我不吃。”

“你早晨没有吃饭呢。”

“我每天早晨都不吃饭，我怕胖。”她红着脸解释道。把书合起来又把书翻开来……又把书合起来。

我拎了拎热水瓶，热水瓶是空的：“阿兰，走，我们一起去打开水。”

阿兰不情愿地放下书站了起来，她看的那本书的书名叫《演员自我修养》。

我们拎着水瓶向食堂走去，迎面有几个男生过来，他们放肆地盯着阿兰看。当我第一眼看到阿兰时，我就感到自卑，如果我象阿兰那么美，肯定能转动地球的。上帝造人非要把人造得美中不足。阿兰长得和德辉蛮相象，她的肤色和德辉一样又白又细。她的眼睛也和德辉一样有那种无法形容的忧郁情调。一本外国小说中说，凡是能够白头偕老的夫妻看上去都象兄妹。真遗憾……

“阿兰，中午我们一起去食堂吃午饭。”

她嗯了一声。我想她肯定把我当情敌了。

“阿兰，等一会我帮你去找德辉。”

“你不要去找他，找到他，他也不理我。”她一脸委屈地说。

“怎么会呢。”

“他恨我。”

“没那话，他恨我跑到黄花村去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不要找他，兔子姐姐，帮我去找阿巴公。”阿兰的脸红到脖子根。

“我帮你去找阿巴公，德辉会生气的。”

“我找阿巴公与他无关，兔子姐姐，我就请你办这么一件事。”阿兰用央求的声音说。

没有太阳的春天，风吹在脸上比寒风还冷。回到了宿舍，我把钥匙交给阿兰。又帮她

冲了一杯乐口福。然后去找阿巴公，阿巴公不在学生会，也不在学生俱乐部，这小子象盲流一样地到处窜。我又到图书馆去找他，他还是不在。在教学大楼的一间教室里我找到了德辉。我问德辉：“阿巴公上哪去了？”德辉冷冷地说：“昨晚阿巴公就没有回宿舍睡觉。牛仔包也拎走了。”

“你找阿巴公干什么？”德辉一脸惶惑地问。

我说：“没什么。”转身离开了教室。

我又到杰克逊卡拉 OK 去。下午“杰克逊”卖咖啡西点，里面灯光微弱，活象一个色迷迷的中年女人半睁着朦胧的睡眼。

那两个服务小姐见了我，就象根本不认识我一样。“老板在不在？”我问。

她们爱理不理地说：“在楼上。”我想她们心里嫉恨我。阿巴公说，只要走出了高等学府，大学生必然遭人冷眼。因为我们这种人不“社会”。

“谁？”波波在里边不耐烦地问。

我说：“是我。”

波波开门出来随手关上了门。他穿着睡衣，一脸睡意朦胧的样子。见了我愣了几秒说：“噢，是兔子。”

“老板，惟凌来过这里没有？”我问。心里却想他房间肯定藏着个女人。

“没有。”波波说。

“真没来过？”

波波一本正经地问：“你找他有急事？”

“找你也行，有一件事想求你帮个忙。”我迟疑了片刻说。

“求我？”波波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情。

“你想找一个业余职业？晚上来就是了。”他干脆地说。

“不是我，是一位小姐。”

波波皱了皱眉头。

“她是一个乡下女孩，想找一个工作。”

“我这里不要小保姆。”波波拒绝道。

“不是小保姆，她很漂亮，会唱歌，准备考戏剧学院。她很不幸，是个孤儿，呆在乡下毫无前途。她想找个临时工……”

“我这里不是慈善机构，也不是收容所。如果是你，我欢迎。”波波毫无协商余地地说，“好吧，兔子，就这样。”他朝我点了点头做了个抱歉的手式，转身到屋里去了。立刻关上了门。

我听到他和一个女人在屋里窃窃私语，死阿巴公，臭阿巴公，骗子阿巴公！我真恨不得把阿巴公千刀万剐。他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？

我回到寝室，阿兰着急地问我：“找到阿巴公了没有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